

謝明諾夫著 允白譯



法西斯地緣政治
學與美帝國主義



中華書局印行

Ю. Н. СЕМЁНОВ

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法西斯地緣政治學與美帝國主義

尤 白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目次

第一章	美帝國主義擴張計劃之演變	五
第二章	德國法西斯的地緣政治學	六〇
第三章	地緣政治學之詭辯的哲學基礎	八五
第四章	現代地緣政治學——美帝國主義者追求世界統治權之 思想上的根據	一〇三

法西斯地緣政治學與美帝國主義

第一章 美帝國主義擴張計劃之演變

由於愛好自由的人民擊敗法西斯主義之偉大勝利，使人類走進一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特徵，是帝國主義反動營壘之削弱與社會主義及民主營壘之加強。

第二次世界大戰清算了法西斯的國家。這次大戰之第一個結果，就是下面一個顯著的事實：「日益穩固的蘇聯在國際政治中的比重，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1)

第二，二次大戰（它的禍首是受英、法、美上層統治階級所鼓勵的法西斯侵略者），使若干新國家脫離了帝國主義的體系。

由於大戰的結果，「許多人民民主的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而這些國家又都與蘇聯發生友好及互助的聯繫。」(2)

第三，到處的共產黨都在生長並鞏固，這些共產黨都在事實上證明他們是人民利益之唯

(1) 莫洛托夫：「十月革命三十一週年紀念演說」，第三十一頁。

(2) 同上。

一澈底與唯一勇敢的護衛者。

最後，在殖民地的亞洲，那本是帝國主義之古老的準備金，在那裏生活着全球居民之過半數，那裏的人民也在「開始一種運動，而人民解放力量也逐漸在這個運動中發生更大的作用。」(1)

但是希特勒的德國及軍國主義的日本之崩潰，及此後民主、和平與社會主義勢力之增長與鞏固，這些歷史的教訓並無影響於英美帝國主義者——那些世界霸權的現代妄想者。

在二次世界大戰進行中，英美兩國的統治者已經認為，他們的主要任務並不是摧毀德日帝國主義，也不是恢復世界的民主自由，而是擺脫德日兩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而是確立英美兩國獨佔資本的統治地位。

在大戰結束之後，美國的獨佔集團就想利用大戰之果實以圖謀其自私的階級利益。其實這勝利之果實是全世界千百萬勞動羣衆的血換來的。他們又企圖再用一次新的世界大戰來禍害人類。

侵略政策及發動新世界大戰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美國的軍事獨佔集團。他們想利用大戰以避免經濟恐慌，並繼續提高他們的超利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反動的中心已經從德

(1) 奧洛托夫：「十月革命三十一週年紀念演說」，第三十二頁。

國移玉美國。

在今天，美國是資本主義各國反動的准法西斯的勢力之臺柱。許多國家中的反動派之所以能保持政權，就是因為從美國統治集團得到了直接的軍事援助及財政援助。

自從杜魯門拒絕了斯大林所提出的世界公約之後，特別是從公佈了美國庇護之下的反蘇的北大西洋公約之後，全世界都清清楚楚的看到，帝國主義的美國已經成了準備新戰爭的組織中心。從希特勒的德國移到美國去的，不僅是政治反動的中心、思想反動的中心、反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反前進科學及反寫實主義的進步藝術的中心，也一起搬到那裏去了。

美國之所以能變成世界反動政治及反動思想的中心，是經過了多少年代的歷史準備的，是在美國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發展過程中，在他不停發展的擴張過程中準備起來的。

美國現在的政治路線是要確立他在全世界的獨佔統治，這不過是美國資產階級業已實施了一百餘年的領土擴張及經濟擴張政策之進一步的完成，而達到了冒險主義的階段而已。

崇拜實力，「美國世紀」的種族主義理論，地緣政治學、世界主義——這就是美國獨佔資本統治世界的思想要素，這是在美國業已發展了一百餘年的擴張論之達到極端法西斯的程度。美國擴張論之發展階段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及其經濟與外交政策的發展階段。

美國經濟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中所發生的變化在實際生活中引起了美國資產階級外交

政策的相應變化，同時又產生了思想形態的變換，及外交政策的一再變換。

美國之成爲獨立國家，是在兩次反英解放戰爭過程中完成並鞏固起來的。

一七七四——一七八三年的革命戰爭及一八一二——一八一四年的所謂二次獨立戰爭，其發生，原因在乎英國的統治阻礙了北美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十九世紀的最初數十年是美國工業、莊園農業(Farm)及運輸業(特別是鐵路)的強度發展時期。同時也發生了美國侵蝕印第安人土地的領土擴張，而英、法、俄及西班牙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也是他侵蝕的對象。

在一八二三年，美國已經覺得他有充分的力量以宣佈歐洲列強不能再行干涉美洲獨立國家的事務的原則。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美國大總統門羅，在送交國會的咨文中說：「從今以後，美洲大陸不能再作任何強國殖民政策的對象。」門羅直捷了當的指出，任何歐洲國家干預美洲大陸獨立國內政的一切企圖，美國將認爲是敵視美國的政治行爲。

門羅主義宣佈了「美洲是美洲人的」原則，這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換點。

資本主義美國之政治家及思想家馬上就把「美洲是美洲人的」一句口號變作「美洲是美國的」。門羅主義成了美國資本家擴張政策的思想上的工具。在這門羅主義的旗幟之下，在

整個十九世紀，美國不斷的在新世界實行他經濟的、政治的及軍事的擴張。

在十九世紀中，美國進行了許多戰爭，其目的都是在乎擴充領土。大多數的戰爭都帶有顯明的侵略性及不公平性。想想那無數的「清剿戰」就可明白了。那些戰爭都是這一時期美國移民反對可憐的印第安人的戰爭。

在一八四六——一八四八年，美國的莊園主人及工業家發動了一次對墨西哥的侵略性的不公平的戰爭，結果是美國搶奪了他南方鄰人的一半領土。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已開始了他在加勒比海各地的擴張政策，企圖支配古巴島，企圖佔領尼加拉瓜，在海底島上建立了基地。除了美國在南美洲及拉丁美洲的擴張方向之外，在十九世紀下半世紀的開始，已顯然向西北方即太平洋方面擴張。

美國的政治家把美國不僅看作美洲的強國，也看作亞洲的強國。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准將庇利 (Mathew Perry)，用自己軍艦上的大砲威脅日本，簽訂了一個利於美國的通商條約，跑在歐洲其他競爭者的前面了。一八六七年，出了很少的代價（七百二十萬美元），從俄皇政府買去了阿拉斯加。美國當時國務卿徐渥德 (W. Seward) 是美國對亞洲擴張之最早的鼓吹宣傳者，他就把阿拉斯加看作美國到亞洲的橋梁。當時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班克斯 (Banks) 是徐渥德的同志，他把美國現行的對亞洲擴張計劃推得更遠，他說，美國之兼

併阿拉斯加，表示「美國文明與美國命運將與居住東亞的六萬萬人發生聯繫」。

班克斯把阿拉斯加看作到太平洋的鎖鑰，而阿留申羣島（與阿拉斯加同時由俄國賣給美國）則為美亞兩洲的交通線及橋梁。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夏威夷羣島開始迅速的美國化，其結果是美國莊園主所組織的一八九三年暴動。當時美國巡洋艦曾派遣水兵登陸援助暴動。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夏威夷羣島纔正式併入美國版圖，此後就成了美國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海軍根據地。他們用的「地理的預定論」及「命運前定」等話來掩飾其對夏威夷羣島的兼併。

例如美國海軍上將柏爾克納普（Belknap）在一八九三年曾寫道，是執行「自然預定事件」的時候了，美國應該完全佔領夏威夷羣島。

在十九世紀的下半世紀，美國資本家的代理人曾多次圖謀打入東亞的國家——朝鮮及中國。在一八七一年，美國艦隊企圖與朝鮮訂立通商條約，佔領了仁川的一個要塞，那是到朝鮮首都漢城的主要道。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之下半，美國特別加強了他侵入朝鮮及中國的工作。在一八九六年，美國人摩爾斯（Morse）從朝鮮政府獲得許多租借權，如建築鐵路及「開採朝鮮所有礦產」。滿洲及中國比朝鮮更能引起美帝國主義者的注意。於是提出了很多在滿洲及中國修築鐵路的計劃。徐渥德關於「必然的命運」的老口號又復活了，把許多美國人吸

引到遠東來，無數的美國傳教師湧入中國。

這就是十九世紀從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美國對外侵略及對外擴張的對象名單，但是這名單很不完全。

所以，在這個時期，美國對歐政策的孤立主義路線不但不妨礙，反而甚至助長了他在美洲大陸上擴張政策的實行及太平洋沿岸擴張政策的準備。這時美國胃口之所以比較的「不佳」，主要的原因，在乎他的軍事力量及經濟力量趕不上英法等等資本主義的老強盜。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年，開始了根本的改變。由於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內戰，從前屬於南方莊園主及奴隸主的國內領導地位轉入北方工業家及銀行家手中，開始了飛快的資本集中。南方世襲的貴族莊園主，他們都是自由貿易的主張者，又都是鐵路建設及工業建設的反對者，由於所謂「南方的改造」，他們的全部權力都完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以極大的速度在美國發展起來。

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生產力的怒潮一樣的發展（當然對工人的剝削也跟着加強了），也得力於天然資源之豐富及西部之空閒土地，而西部的開闢又伴着廣泛的鐵路修築。除此之外，在這幾年中，歐洲又經常不斷的拿資本及熟練工人供給美國。美國的熟練工人本甚缺乏，這種缺乏，剛好刺激了技術及發明之進步。

在一八六〇年，美國工業生產量在世界上佔第三位，僅次於英國及法國；到了一八九〇年，已經佔世界上的第一位，把歐洲的競爭者丟在後面了。

但問題不僅僅在乎資本主義生產的數量方面的增長。列寧曾經指出，在美國同在歐洲一樣，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自由競爭已達到最高的邊界，而一八七三年恐慌過去之後，就開始了卡特爾 (Cartel) 之廣泛的發展，不過數目還不多，而且實力也不穩固。

一八七三——一八七六，一八八三——一八八四及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的經濟恐慌，助長了世界主要國家中的資本集中及獨佔資本的成立，美國當然也在內。列寧說，由於十九世紀末葉的經濟繁榮及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的恐慌，卡特爾制變成了全部經濟生活的基礎之一。資本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

在二十世紀初年，在美國產生了許多新的實力雄厚的獨佔資本，舊的托拉斯也擴張了。在一九〇〇年，成立了洛克斐勒 (Rockefeller) 的著名的煤油公司，即所謂美孚行 (Standard Oil)。一九〇一年成立了龐大的鋼鐵托拉斯，由世界最大的銀行家摩根 (Morgan) 領導。一九〇二年成立了美國農業機械製造聯合公司 (Concern)，美國農業機械生產的百分之八十五都合併在這公司中了。

據列寧說，在一九〇九年，美國「所有企業全部生產將近一半是握在全國企業總數中僅

佔百分之一的公司之手！」(1)

金融資本家、金融寡頭成了這所有企業的真正主人。

由獨佔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由一般的資本家統治過渡到金融資本家統治，這事引起了美國思想及美國外交政策之根本改變。這個改變的實質是——決然轉向於積極的殖民政策，把領土擴張推到北美大陸的範圍之外，推到加勒比海各地及拉丁美洲各地，又推到太平洋沿岸，推到亞洲。在帝國主義時期之前，美國在南美及亞洲的擴張大都帶有試探偵察性質。

自從過渡到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之後，美國想在拉丁美洲建立霸權的計劃就逐年趨於明顯，在太平洋沿岸也是一樣，在中國也是一樣，美國金融寡頭對中國更是垂涎三尺。

追求原料出產地及商品市場，要輸出資本，希望建立軍事基地——這些動機推動美國金融資本家去搶奪尚未瓜分的世界之最後幾塊，或重新分割那業已瓜分的領土。

列寧曾經指出：「金融資本主義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築，他的政策，他的思想，都是在加殖殖民地略取的要求。」(2)

(1)「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八五頁。

(2)「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四九頁。

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美國已經開始建立那個加強殖民地略取要求的思想。

這時美國此種思想之最特殊的、最成熟的、最能完全符合於美國金融寡頭之利益的代表就是馬罕 (Mahan) 的「海權論」。海權論大大影響了後來德、英、美諸國的地緣政治學，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點。

馬罕寫了一部書，書名「海權對一六六〇——一七八三年歷史的影響」(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八九〇年在波士頓出版。他在這本書中陳述了他的海權論之根本要點。這樣牽涉到久已過去的英法海軍作戰行動的歷史材料，馬罕爲什麼要去研究呢？不過是作他未來的帝國主義的理論根據。馬罕是一個道地的帝國主義者，他在他的那許許多多的著述中，盡力說明一個觀念，就是：海權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因子。而他所說的海權，實在就是帝國主義的強國——首先就是英國和美國——在海上進行侵略性的與攻擊性的戰爭之能力。

海權論之荒謬不通是顯然的。任何一國海軍力量決不是該國歷史的決定因子，而是派生的因子。英、法、美等國的「國家命運」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準及國內階級關係來決定，而不是由海上霸權來決定。海權論的目的是想證明：爲了加強美國海軍建設，需要略取海軍基地及殖民地，需要推廣美國海軍進攻行動的半徑。

馬罕說，海權是美國增加國家勢力及國家威望之工具。馬罕又說出一套理論，來研究影響海權發展的因子。

第一組「因子」是一國之地理特點。在這一點上，馬罕作了後來地緣政治論的預言家。他企圖從一國的地理地位上、自然地理構造之特點上及領土大小上，證明必須建立侵略性的海軍機構以達到擴張主義的目的。馬罕說，爲了增強國家力量，自然要、而且需要擴大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海上疆界；在這一點上，他很接近於地緣政治論者的「活動邊界」論。這位「理論家」公然號召奪取「海外戰略基地」，說是爲了改善美國的地理地位，並爲了確立對於「狹海」的控制。

又據馬罕的意見，影響海權的第二組「因子」是一國的人口及國家制度。馬罕強調所謂民族性，好像民族性能够產生海權，在這一點上他與種族主義者差不了好多。這不變的民族性包括以下各點：經營貿易的願望，製造各種商品的能力，對於造船及殖民的興趣等等。馬罕所說的顯然是盎格魯撒克遜族，特別是美國人。美國金融資本家要輸出商品，要奪取殖民地及國外市場，要建立侵略性的大海軍，馬罕毫不害羞的把金融資本家的這些要求與性格看作美國人民的民族性。這位種族主義者宣稱，「商業本能」、對於「冒險企業」之愛好、「對於此道之敏銳感覺」——這一切都在美國人民的性格中。馬罕認爲，政府的性質及其政

治路線對於海權之加強（這是他所熱心宣傳的）有很大的意義。又據馬罕的意見，一個合理的政府之主要任務就是，鑒定的鬥爭以求本國在殖民、商業及海軍上凌駕於世界其他國家。馬罕很露骨的說，如果全部國家權力能握在一個階級的手中，就容易執行上述的政治路線。

馬罕是一個顯著的反動分子，他十分赤裸裸的宣佈，美國的民主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因為依照他的意見，一個民主政府必然缺乏遠見，又缺乏平時增加軍費的願心。

他提議，應取消那干預平時軍事開支的「立法上的阻力」，以免除美國「民主制度的缺點」。最有趣味的是，馬罕不僅在地理決定論的虛偽利用上是美國種族主義者及地緣政治論者的先驅。他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美國關心海權」。在這篇文章中，他主張利用歐洲列強的衝突，利用「歐洲的均勢」，以謀美帝國主義的利益。

這就是馬罕「理論」之簡略的敘述。這位盎格魯撒克遜族海上權力的「福音傳佈者」，在許多點上，是英美最近種族主義者及地緣政治論者的思想先驅。除了用「理論上的研究」來證明美帝國主義的正當之外，馬罕又發表了許許多多論文、綱要與演講（自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四年），宣傳美國的軍事化及對外政治性擴張之具體綱領。

馬罕的政治戰略綱領，在實質上就是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美國最富於侵略思想的帝